

2001年度
法国文坛最高荣誉
麦迪西奖

法兰西之旅

一个人旅行
在法兰西陌生的土地上，找寻艺术、浪漫、友谊……



[美]伯努瓦·杜特里特 著
李圣云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年度
法国文坛最高荣誉
麦迪西奖

法兰西之旅

一个人旅行

在法兰西陌生的土地上，找寻艺术、浪漫、友谊……

[美]伯努瓦·杜特里特 著
李圣云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之旅/(美)伯努瓦·杜特里特著;李圣云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

ISBN 7-5004-3667-X

I. 法… II. ①伯…②李… III.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0418号

原书名:LE VOYAGE EN FRANCE

Copyright © Editions Gallimard 200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02-604号

责任编辑 冯 斌

特约编辑 许 彬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平面设计 烟 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发 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邮 编 100720
地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传 真 010-64030272
电 话 010-84029453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新科印刷厂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170千字

定 价 1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840294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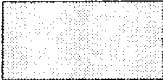
一部情感丰富的作品，错综复杂的心理描写，抒情中带着狂热的散文体，像是一副放大镜，带领读者体验一场难以置信的异国情调。



法兰西之旅

作者：伯努瓦·杜特里特

译者：李圣云



目 录

神谕/1
圣阿德莱斯花园/15
我要你/55
世界的中心/69
奥斐丽/83
深夜/135
狗/145
达维德与阿尔诺/163
樱桃的故事/195
两个渔翁/229
靠近天空/239

神 谕

正当凶手要将我切成几块时，我醒了，全身不停地颤抖着。好几次我大声喊叫着“可怜可怜我”，之后，又重新倒在已经变成战场的床上。当我在枕头下面睁开双眼时，魔鬼已经走了。屋子里很热，但是我却躺在被冷汗浸湿的床单上不停地打哆嗦。胆怯地，我向床边的地毯迈出一条长满浓毛的小腿，然后是另一条。我以犹疑的步伐向镜子走去，但是在看到我那消瘦了的脸和苍白的面色后，便情不自禁地后退。我抬起下巴，满怀恐惧地寻找预示免疫系统即将破坏的淋巴结：是免疫系统的破坏已经蔓延？是艾滋病？只是轻微的感冒？还是喉癌或者精神之癌？

整个早晨我都心神不安。每五分钟，我就回到镜子前仔细地审视自己，想弄清楚我究竟是不是快死了。我看上去是精疲力竭还是活力充沛，我的脸是凹陷了还是浮肿着，所有这些疑问都在不断增大。更具体地说，我在想象着我的喉咙已经开始疼痛不已，肿大，出现肿瘤阻塞气管，使得我不能吃不能喝直至最后不能呼吸。我

／ 法兰西之旅

猜想到那时我肯定会每天疯狂地喝酒抽烟，用烟和酒来浇灌即将死去的躯体，但这时内心的反抗觉醒了：在一切还没有太晚之前去接受治疗！不要推迟直视现实的时刻！若是不治之症，起码医生会减轻你的痛苦，延长你的生命，让你有时间去完成你应该善始善终的那个伟大的著名作品。

作品这个词可能有点夸张，因为我的这个副主编的头衔华而不实，我只是以此身份来编写一份免费发送给出租车的月刊。由于从事有前途的电影业困难重重，我便只好知难而退，现在我用自己最大的才能以不同的笔名为几个专栏撰稿：《每月司机》、《巴黎街道历史汇编》、《城郊多么可爱》、《关于退休金》。受司机生活的启发，我兢兢业业地编写着——以我真正的名字——《出租车之星》社论，从而每月可以提供给人类一点意义更为深刻的信息……受同行专业人员的支持，《出租车之星》极大地增加了发行量以至于杂志的经理用他的新闻集团的其他前景来诱惑我，比如说，让我负责一个关于发型的周刊或者负责一份关于保险人员的报纸。以这种节奏，我的事业将会平步青云。猎头公司将会给我打电话。其他杂志也会邀我为他们大量发行的专栏撰稿。我最终也会找到实现我的艺术计划所需要的资金；所谓的艺术计划其实是一部关于我自己的大影片：长达一百一十分钟。所以，我并没有放弃战斗。

但是要开始这一切，今天早晨我必须面对这可怕的病。在担心的折磨下，我又一次在镜子前摸了摸喉咙，发出一个喉音。我量了量体温，看上去完全正常，但这正好说明我的病是具有隐藏性的，极有可能不能治愈。八点半的时候，我终于打开了电话簿，但又迟疑了半个小时才拨打了附近惟一的一个医生的电话号码：他原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后来转行创建网站。但是他仍然会接受治疗几个病人来增加月末的收入。当他拿起电话时，从他那含糊其辞的回答中我猜得出他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电脑屏幕上。这个周末是不可能看我了。星期一下午是可能的……我本来希望能从这个在朋友家遇到的医生那儿得到一点关爱，一点对我病情关心的表示。我想如果他能够扔掉鼠标来诊断一下侵蚀我喉咙的病灶，我会多么的欣赏他、感激他。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说服他。在挂电话前，他顺便说了一句，拉里布瓦埃尔医院全天候二十四小时都会有耳鼻喉科急诊。

想到要去公共医院看病，我便感觉到一点安慰。在我生命中的其他时候，一想到要在急诊室中度过星期六便感到扫兴，这个刚开始的周末的愉悦气氛也被破坏掉了。但是，今天早上，想到要站在其他病人和出事故的人中间反而让我轻松。六月的阳光轻落在窗户上，我急切地希望能被治疗。我需要准确地知道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想去医院等候室，那里和我同样的人在等着弄清

法兰西之旅

楚他们是今天死还是明天死。在最坏的情况下，人们会让我躺在病床上，放在吗啡之下，让我在相对的平静中慢慢地逝去。一群慈母般的护士会安排我那些含泪的亲人们的进出……

洗完脸，穿上衣服，像吃最后一次饭似地吃完饭；再一次，在镜子前审视一番我那早衰的身体（另外，我开始掉头发）；在地图上找到拉里布瓦埃尔医院的位置之后（它位于巴黎东北靠近穷人区的地方），又在包里塞了一些可以让我能够忍受等候的东西（几篇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几个要分拣的行政文件，一小瓶水），所有这些做完之后，我终于“咣当”一声把门关上，奔下楼梯，一直走进地铁里。

*

*

*

位于院子后面，在医院黑色的墙下，急诊室给予一种更加人性化的现代接待。双层玻璃门自动向两边拉开邀请我进去。整个大厅中弥漫着医用酒精的好闻的气味。自从今天早晨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不幸与这个世界的和谐一致。在医院等候室里，我也许会等很久，但是，在这儿，喊叫、游荡、担心都是这一人群的自然的表达。这儿，没必要变得有效、耀眼、具有诱惑力。今后，人们只是要我成为一个病人。

一些人坐在塑料椅子上等着诊断。一个安第列斯女青年坚决要求在她脸上裹上敷料纱布；她的母亲小声地



个一善甜，丁取出员人付殊。开大口齿，然突。哭土干一民：啾啾拜本断善衣只两善中面不干慈土架卧。架卧，辨正册麻壁条真殊。叙的怒射人森的辞半个一出露露。善等昂丑非最卧，来会隙土臣主因书也。土末殊意亦随丁我番那登白殊。如聊的湘帕莫丁戴又非，照心自补断殊。在医院等候室里，我也许会等很久，但是，在这儿，喊叫、游荡、担心都是这一人群的自然的表达。这篇一长对土那里蓄的的室刻空寂非，自然。来自的出天步箭中心界

／ 法兰西之旅

温和地和她说说话。一个瘦骨嶙峋的毒物癖者耐心地呆在他的缺齿少牙的同伴身边，后者的胳膊因痉挛不停地抖动着。其他一些人或者啃着指甲，或者呆着一动不动，并没有明显的症状，他们当中有打着领带的年轻的干部，穿着彩色长袍的黑人妇女，也有几个穷汉来这个免费的剧院度过无聊的时间。一个穿着睡衣的男人在椅子之间游荡；他也许是医院的病人下来散心。在排队的行列中，一个穿着体面的女人依照她向社会保险部所交纳的费用觉得这儿的办事效率太低了，一直在抱怨不停。其他人只是懒洋洋地表示同意，但是大多数的人都已经习惯了。他们在排队中度过了他们的生活，所以这样的排队已是司空见惯，而且几乎是让人安心的。

十分钟之后，一个头发已经褪色的职员告诉我计算机出了故障。他给了我一张票，让我待在候诊室里，等那里出现我的号码时再回来找他。一个男人坐在一把椅子上哭。突然，房门大开。救护人员出现了，推着一个担架。担架上被子下面伸着两只穿着溜冰鞋的脚；另一端露出一个年轻的病人惊恐的脸。我真希望和他互换，躺在急救床上。也许医生马上就会来，但是我还得等着。满怀信心地，我又摸了摸肿胀的喉咙。我已经准备好了去接受一系列的医疗程序，而且我记得曾在一张法国报纸上读过一篇文章，说我们的医疗体系是世界上最好的，我心中涌起无比的自豪。然后，我就在候诊室的角落里

来回走着，窥视着这些不久就会成为我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画面。

浅黄色走廊消失在医院深处。在货梯旁边，三个年老的妇女，裸着身子，只盖着一个床单，躺在带小轮的床上耐心地等待着。她们怀疑护士把她们忘了。最累的那一个，几乎已经死了，咽着细气，闭着的双眼显示着奋斗即将结束。其他两个非常惊奇她们能在穿堂风中呆这么久，想不起来她们从哪儿来又要往哪儿去。但是，这只是生命中神秘的事情之一罢了，她们好像还准备再等下去。

我坐下来，从包里取出几张无关紧要的银行单据。如果公共救济局承担我的费用的话，这些单据便真的变得微不足道了，我所剩下的时间仅是再做最后一次化学治疗，做几次肿瘤切除，然后生命的脚步便逐渐加快迈向死亡。我的继承人们只能自己设法应付了：我快速一算，我所留下的钱仅仅能够支付我的债务和税款。墙上的发亮的数字一个接一个地连续出现，就像任何一个公共窗口一样。一些人站起来，几对夫妇手牵着手走进了医院。

当轮到我时，那个头发褪色的职员确认说计算机故障也许要在几个小时之后才能排除。所以应该不用计算机了。但是，与另一个请我第二天再来的行政机构相反，在这儿，他们就用手边的器械来设法解决。在相邻的窗

／ 法兰西之旅

口，一个中国人试图解释着他的哥哥今天清早从窗户里跳下去了，他想知道消防队员把他带到哪里去了。还没有来得及知道这个中国人想要的答案，我就被送到耳鼻喉科的诊断处，那里有三个住院实习医生正在等着我——两个男的一个女的，脖子上都挂着听诊器——他们正在聊着昨天晚上的外出。

敌人就在我面前。这些年轻的专业人员千方百计地抗拒着他们身边时刻在发生的悲剧，齐心协力地保护自己的健康，确定有一个好的身体来承担日常琐事：他们在饭馆喝的葡萄酒，他们驾驶的汽车的离合器……因庆祝一个节日而劳累却又准备去过下一个节日，他们冷酷地查看着病人们对于他们病情的担心和痛苦。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的男医生把我推到他那间肮脏不堪的诊断室，墙上的黄色油漆已经一片一片地脱落了。没说一句话，他便使我坐到牙医的那种躺椅上，在他的头顶周围缠上一个火炬灯，然后便向我射来一道耀眼的光线。我开始向他解释我的最明显最有可能的症状（依照我的有逻辑性的推论，自然地会推测出癌症）。但是医生对我的分析并不感兴趣。他往我的喉咙里伸进几个用具，之后又把它们从我的口腔中抽出，最后确定地对我说我绝对什么病也没有——也许只是近来几天喝酒太多，抽烟太多而已。他说这些时朝我微微笑着，好像刚才的诊断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他已不再把我归于病人

一类，似乎已经准备好同我谈论葡萄酒或者**藏毯**了。
但是我可决不会让他牵着鼻子走：

——怎么，什么病也没有吗？

这个穿着白大褂的大夫喜笑颜开地重复道：

——您的喉咙完美至极。

然后，他又像哲学家似地说道：

——您最近肯定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吧。所以去晒晒太阳！如果还感觉不好，您下个星期再来。

我又纠缠了一会儿，要求做些解释。我本来准备好来医院接受一次痛苦的治疗。所以，做些更深入的检查是明智的。现在住院医生盯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可怜虫，是加塞在急诊室里的那些假的病人中的一个。他拒绝给我开一丁点儿的抗生素。就这样被医院所抛弃，我别无他法，只好回到出口，重新融入俗世，继续我在《出租车之星》的工作，而医生也将会继续做他的工作。

我摇摇晃晃地向接待大厅走去。一束阳光穿过玻璃，落在我的脸颊上——好像它也在召唤我去乡村过周日。我重复着那句话：“所以去晒晒太阳！”住院医生也许是对的。咽了一口唾沫，我今天早上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喉咙已经畅通、干净。我曾是想来医院把我自己扔到一张病床上的。为什么不能是扔到一张青草茸茸、雏菊芬芳的床上呢？住院医生的诊断也可能解释为一种幸福的预兆。我曾是如此地以为自己要死去了以至于现在重新解

／ 法兰西之旅

放的身体像新生儿一样开始跳动不已。我活动了一下生气勃勃的四肢。我转过头对着那个穿着白大褂的总是伸出食指向我指明出口的男的說道：“到乡村去，比这儿更快！”

这就是为什么我来了。

倾听着传奇故事的召唤，我踏上了拉里布瓦埃尔之路，就像过去的人们去祈求神谕一样。几个小时之中，我就接近了一个悲剧性的事实。挤在急诊室的病人中——如同过去的教民坐在教堂的长椅上一样——我思考着生命的无用以及逝去的轻如鸿毛。但是神甫告诉我我的时间还没到，所以应该继续生活。于是，我穿过医院的大厅，朝相反的方向走去，这么快就离开我的那些病友们，心里觉得非常内疚。我真希望能够减轻他们的痛苦，拉起他们的手，带他们一起去享受生活的乐趣。但是，很抱歉：今天，我的位置不在你们当中。

*

*

*

六月的太阳直射在马让达大街上。汽车排气管所排出的废气散布在城市中，惊奇于自己竟然还活着，我真想躺倒在马路边来闻一闻这些废气的味道。一些傻瓜坐在汽车里按着喇叭，但是现在这种音乐似乎让我觉得十分愉快。因吉兆而复活的我不大踏步走向福布尔-圣-德尼街道。

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些旧楼刚刚被推土机拆毁。一

些巨大的牌子宣告着要在这块地方建造一个康涅第科超市，这种破坏古物的行为——过去通常会让我发出愤慨的叫骂声——今天却增添了我的快乐。肉店和鱼店一家一家都关闭了，为销售美国昌牌衣服的商店所代替，这些衣服店都写着“裤子”或者“新娱乐趣”等美法文混合在一起的名字，但是生命又重新在我的血管里流动，这让我兴奋不已，就像人的所有能量逐渐释放直至最后消亡。美丽和丑陋在同一个躯体内沸腾；丑陋甚至成为自身的一种力量。应该学会欣赏一面由有机玻璃做成的墙；看到一辆警车警笛长鸣着驶入最近一家烟草局时，应该懂得去幸灾乐祸。被身体内跳动的生命力所感动，我继续大踏步向南走去。

这条长长的商业要道上的理发店、土耳其酒吧、烤肉店，未修缮的通道以及妓女还是能够让人想起过去的那个城市。在水堡车站附近，有一百多个柬埔寨人正拥挤在一条小巷中举行葬礼。年轻的女孩们散发着鲜花和传单来纪念一个被陌生人谋杀了的“李医生”。所有提供凶手线索的人都将会得到酬谢。但是，从伴随着被扩音设备所放大的钟声的佛教歌唱中散发出某种宁静的东西。坐在邻近一家酒吧的柜台边，我要了一杯罗纳河边酒也为李先生祈求安详。

喝完酒后重新振奋，我便又朝着在旧哈雷边上的我的街区走了一刻钟。我越是往前走，灾难也就越具体：